

人民到处筑起了 銅牆鐵壁

北京大众出版社

人民到处築起了銅牆鐵壁

北京大衆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

內 容 提 要

本書收集了報刊上發表過的關於人民羣眾、公安人員、解放軍戰士捉特務的九篇故事。從這些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黨和政府的領導和教育下，人民的階級覺悟和警惕性一天天地提高，廣大羣眾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時刻注視着敵人，解放軍戰士是如何機警地守衛着邊防。他們協助公安保衛機關破獲了許多案件，這些自覺的行動使反革命分子沒有藏身之地。從這本書中可以提高人民的警惕性和發揚人民的英勇機智對敵鬥爭的精神。

人民到處築起了銅牆鐵壁

*

北京大眾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西四區白塔寺觀音著)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七〇號

北 京 印 刷 廠 印 刷

*

(5049)787"×1092"1/32·113/16印張·40,000字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二次印刷

印數：10,001—27,000冊 定價：0.16元

目 錄

人民到处築起了銅牆鐵壁.....	羅 羣 (1)
警惕.....	利 明 (5)
陳麗華檢舉特務.....	新華社 (13)
熊舒齡智捉反革命分子.....	謝 樹 (16)
大義滅親.....	王学孝 (21)
瑤族姑娘瑪娜.....	續 思 (25)
边疆巡邏兵.....	續 思 (31)
对空監視員.....	大 羣 (37)
海岸綫上.....	華 嘉 (44)

人民到处築起了銅牆鐵壁

羅 羣

福建省漳浦縣，突出在海面上，它和蔣賊軍盤踞的金門島只有一水之隔。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個漆黑的晚上，漳浦縣田厝村的居民林家河、林九英父子倆睡得正甜，突然被輕輕的敲門聲驚醒。仔細一听，敲門聲中还夾雜着細小的叫門聲。那熟悉的聲調使他們猛然一驚：“那不是逃跑的反革命分子林天成的聲音嗎？”他們沒答腔，便輕手輕腳地穿起衣服，摸到門邊想看個清楚，可是這時門外已經毫無聲息，更看不見半點人影，從門縫裏所能看見的，只是漆黑一片了。

天還沒有大亮，林家河和林九英忙忙趕到鄉政府，把這事一五一十地說了一遍。鄉政府根據他們的報告，立刻派了五個民兵到附近山上去搜查。在山上一個偏僻的地方，民兵們發現了一堆剛燒盡的餘灰，周圍還有一些散落的大米粒。很明白，不久以前有人在這裏做過飯。

這更引起了國防最前線上人們的警惕！人民政府立刻採取了進一步措施。全縣民兵、漁民、獵民和農民們，都積極行動起來，準備隨時協助政府逮捕特務。

十二月二十八日傍晚，天快黑了，下示鄉的獵民們打完獵回家，在路上看見前面有一夥黑影子，他們齊聲喝道：“幹什麼的？”那夥人聽到這喝聲，頓時慌亂起來，撒腿便跑。獵民們急忙追過去，那夥人已逃得無影無踪了。在路邊，獵民們看到一些模糊不清的東西，撿起一看，原來是電池、米袋、指南針等。很顯然，這是在慌亂逃跑中丟下的。当晚，獵民

們就把這些東西交給了人民政府。

漳浦縣公安局根據羣衆的報告和自己掌握的材料，進行了分析，斷定有帶電台的特務登陸；就和公安部隊共同組織了剿匪指揮部，開始了全面圍剿。要道口上民兵的崗哨更加嚴密起來了，海岸的漁船也組織起來，“不讓匪特逃跑！斷絕匪特給養！”成了人民羣衆中一致的口號。

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龍苑鄉民兵林以正和農民林旺，看見有個人在路旁小攤跟前買東西吃。那人身穿黑衣，褲腿上有泥跡，腳上穿襪子又穿草鞋。林以正心裏想：“本地人穿草鞋根本不穿襪子，而這人褲腿上還有泥，這幾天正鬧特務，這傢伙有些可疑。”想到這裏，林以正向林旺使了個眼色，便走向前去盤問。林旺也立刻警覺了，他突然看見那人腰裏露出了短槍，於是他們不顧一切地向前撲去，一下抱住了那傢伙的腰，當場繳了他的槍，把他押到鄉政府去。

經過公安機關的審訊，這傢伙供出自己是蔣賊特務組譯電員，名叫陳景，化名陳泉。這一組特務共五人，其餘四人是：林天成（組長）、林茂生（副組長）、黃天寶（化名王明，報務員）、徐楊柳（組員）。他們大都是當地逃亡的反革命分子，都在金門美蔣特務機關“國防部大陸工作處”和“西方企業公司金門分公司”合辦的特務訓練班受過訓。美蔣特務機關發給他們手槍五支、電台一部，還有偽造的人民政府證件和其他特務用品等，讓他們潛入大陸刺探海防軍事情報，建立“海上交通綫”，以便秘密傳遞情報，指揮潛伏大陸的反革命分子進行破壞活動。

特務們接受了這些反革命任務後，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夜，乘小船從漳浦縣尾村海邊登陸了，当晚就竄到附近岩山十八層坑洞中。爲了很快竊取到當地我軍情況，特務林茂生趁黑

摸到自家門上，小聲叫喚他的妻子開門，誰知他的妻子一听是她那作惡的丈夫，堅決不肯開門，在裏面大罵他喪盡天良，並要他立刻到人民政府去自首。林匪一听嚇壞了，趕緊狼狽逃跑。特務林天成当晚也摸到他叔父林家河和堂兄弟林九英家敲門，打了半天門裏邊也沒有聲息，同樣遭到了拒絕。在這種情況下，特務們感到絕望，想逃回金門，不料那天傍晚剛一下山，就碰上我打獵的羣衆。獵民們一吆喝，特務們慌忙逃竄，把身上帶的電池、米袋等都丟了。後來他們藏在深山裏，糧食無着，一個個餓得像空肚狗一樣，於是急急下山來尋找食物。

特務陳泉，就這樣在小攤跟前被民兵林以正和農民林旺捉住了。

自從陳泉被捉住以後，其餘幾個特務就更加恐慌了。十二月三十日深夜，特務們像野貓一樣，蹣跚着腳跑到田厝村林龍桂的家門前。他們認為過去林龍桂是個“老實人”，想在他家買些糧食，準備逃跑，於是便小聲地叫起門來。

林龍桂從睡夢中驚醒了。當他辨別出叫門的是反革命分子林天成的時候，不覺心慌起來，但對特務匪徒憤恨的心情，馬上又使他鎮靜下來。他一邊囑咐他的妻子從側門出去到鄉政府報告，一邊应付着，拖延時間。

特務們繼續地叫着門，林龍桂在屋裏回了話：“你們有槍，我開了門，你們會打死我的！”特務林天成急於想使林龍桂相信，好買到糧食，便說：“把槍交給你，快開門！”說着，就從窗縫裏遞進一支手槍來。林龍桂握住槍，恨不得把門外幾個作惡多端的特務都打死。他躲在黑暗處，使勁地搬弄着槍，急出了一頭汗。槍被保險機保着，怎麼也放不响。他真後悔自己為什麼不學會使槍。特務林天成繼續在門外小聲地催促

着，林龍桂還和他們東拉西扯地故意拖延時間，他心焦地等待着民兵快點趕到。特務們見林龍桂堅決不開門，便打算撞開門進去。這時林龍桂急忙退到閣樓上，大聲喊起“捉賊”來。

林龍桂一喊，嚇得喪魂落魄的特務們拔起腳來就沒命地跑，他們爬着、滾着，看到一枝樹影，也以爲是我們的民兵；聽見風吹草動和海浪聲，也以爲是人們追來。

特務們逃到海邊，強奪了一隻停在白沙港內的漁船，硬迫着船工陳潤明往海外划。机警的陳潤明一下就識破了這些傢伙是誰，他知道他們就是蔣賊從金門派來破壞祖國建設的特務，是人民的死敵！他不能把他們白白地送走。他想叫喊，但在这茫茫的黑夜裏，只有浪頭衝擊海岸的巨響，誰能聽見他的聲音呢！陳潤明左思右想，心裏打着主意。

船緩緩地划行着，海水在船頭翻起微微的浪花。陳潤明惟恐特務也來划船，趁特務不注意的時候，巧妙地把其餘五隻船槳丟到海裏去了，只留下自己手上的一隻槳，慢慢地划。天和海都是黑茫茫的，一小時、兩小時、三小時過去了，特務們滿想很快就能回到金門的老窩，那知自己正在越來越走近墳墓呢！

東方發白了，船被擱在淺灘上，當特務們發覺他們坐的船原來在白沙港內兜了五個多小時的圈子時，一下驚呆了。

在這時，一位婦女陳碰頭已帶着民兵部隊迅速趕來。特務們还想開槍頑抗，民兵、戰士們集中火力射擊，把特務林天成、王明、徐楊柳三人當場擊斃，特務林茂生被打傷生擒。這樣，這組武裝特務，終於逃不脫人民的天羅地網，全部被消滅個乾淨。

（原載“中國青年”一九五五年第三期）

警 惕

利 明

天曠曠亮，天馬鄉驟然熱鬧起來。到處人聲嘈雜，人們東一堆、西一堆，交頭接耳地談論着一件令人吃驚的事情。七十多歲的老漢張福，熟睡中給喧嚷的人聲吵醒，他從床上一骨碌爬起來，拉開門門，在門口碰上民兵分隊長沈興。張福攔住他：

“外面是怎麼一回事？”

“沈朝權捉到了。”

“什麼？”張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沈興以為他年老耳聾，把嘴湊近他的耳邊：“沈一朝一杈一捉一到一了。”老漢愕然地呆了一會，搖著頭對沈興說：“我不相信，沈朝權的屍身我親眼看見，難道死屍會變活！”

“張老伯，你別糊塗呀，人就在鄉政府裏！”沈興說時用手指著左邊一座房子。

張福疑惑地跟沈興走去。

鄉政府裏裏外外擠滿了人，每一張臉孔上出現各種不同的表情：有的憤怒地咬著牙，有的眼睛閃著森嚴的目光，有的好像在想什麼木然地發呆；大家七嘴八舌地談著，罵著：

“真沒有想到呀！”

“這賊一肚子鬼計；我們太麻痹了。”

“狡猾，有上天的本領，也逃不掉！”

……

張福沒有留心這些。他死勁往人羣裏擠，終於擠了進去。他看到了一個約莫四十來歲、高個子的人，雙手反綁着。這

臉孔多熟悉啊！分毫沒錯，正是沈朝权，就是殺過人、放火燒過房子的沈朝权，就是解放後上山為匪，妄想配合蔣賊軍所謂“反攻大陸”的沈朝权。張福想起去年在南亨村看到那具被燒得焦頭爛額的沈朝权的屍首時，不禁深深地打了一個寒噤。

提起沈朝权，天馬鄉遠遠近近的羣衆沒有人不咬牙切齒。這個血債累累的害蟲，解放前當過偽鎮長，抓丁派稅，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給他燒掉的房子和受他迫害過的人，數也數不清。解放大軍來到了閩西，沈朝权站不住腳，跑到山上，在匪首周明权部下當“大隊長”，在連城、長汀一帶四處竄擾，攔路搶劫，破壞鄉村政權，危害人民的生命財產。六月裏，匪首周明权等七人，被我剿匪部隊追得無路可走，逃到連城的南亨村，又被民兵包圍在堆稻草的房子裏。這些該死的東西直到這時還是拚命抵抗不肯投降。南亨村的羣衆痛恨這些萬惡的敵人，不惜犧牲房屋，一把火把周明权等七個人燒死在裏面，其中有一具被燒得焦爛模糊的屍首，有人說是匪大隊長沈朝权。沈朝权的老婆聽說丈夫給燒死了，趕到南亨來，抱着屍首嚎啕大哭，嘴裏還喃喃地說：叫我怎樣活下去呀！後來，她僱了兩個人，把屍首殮入棺材，扛回家裏。還請了道士唸了兩個晚上的經，全家也帶上了孝。天馬鄉的羣衆因為除了害蟲，報了仇，人人都覺得輕鬆、愉快。

天馬鄉的民兵向區委保證配合部隊肅清土匪的任務，算完成了。……

第二年，九月。有一天晚上，一架國民黨的飛機从天馬鄉上空繞了幾個圈飛走了。沈朝权老婆隔鄰的軍屬李早娘，

瞅着飛去的敵機詛咒了一句：“又不知道在哪裏殺人放火了。”沈朝权的老婆剛好從李早娘面前走過，她卻得意地、陰險地冷笑了一聲，那神氣好像在說：“等着瞧吧！”李早娘看在眼裏，口上雖沒說什麼，心裏卻憤憤地罵着：“你这壞老婆，还想反動派倒回來，像先前那樣橫行作惡嗎？”

第二天，天剛透亮，李早娘去找民兵隊長沈高海，把昨天晚上的事情告訴他。沈高海參加過火燒周明权那次戰鬥，也參加過圍剿匪首唐宗的戰鬥，是一個机警、勇敢的民兵隊長。當他聽到李早娘講的情況時，想起半個月前，區人民武裝部長在民兵幹部會議上講過的一段話：“公開的敵人雖然被消滅了，但是隱蔽的敵人，還會用各種巧妙、陰險的手段來破壞我們人民民主政權，破壞我們國家的建設，破壞我們人民的生命財產；民兵同志們，我們要時刻提高警惕，嚴密注意敵人的活動，保衛我們勝利的果實。”沈高海越想越覺得李早娘反映的問題重要。

李早娘臨走時，沈高海交代她暗中注意沈朝权老婆的行動。自己匆匆吃了早飯，向鄉政府走去。

沈高海從自己的田边走過，望着一片綠油油的莊稼，心裏有說不出的快活。解放前，這塊地是地主張大权的，那時候，高海的身世多苦啊！自己是個獨生子，父母上了五十多歲年紀。一天，偽鄉長帶了兩個鄉丁來家裏，要抓高海當兵，他娘跪着哀求：“老總，我只有一個兒子，你們做個好事，給我接接香火吧。”偽鄉長瞪着三角眼：“要你的兒子就得走！”話還未落，一條粗麻繩捆住高海，拉着就走，高海的娘瘋了似的，連哭帶喊撲上去，抱住高海不放，偽鄉長一轉頭，朝她胸前狠狠踢了兩腳，高海的娘倒在地上，嘴邊流着鮮血。高海給賊兵們邊推邊踢地拉走了。

当高海的爹賣掉兩畝地贖回高海以後祇有一星期，他娘死了。从这以後，父子倆被迫到地主張大权家裏当長工，起早摸黑，幹到头上出星，肚子餓得咕咕叫。幾次，高海昏倒在田埂上。苦日子總算到了頭，閩西解放了，共產党給高海全家帶來了好光景，鄉裏土地改革時，父子兩人分到了四畝七分地，高海還積極參加互助組，連年增產，生活改善了，買了一頭牛，置了兩件簑衣，今年還娶了老婆；他想：往後社會主義社會實現了，日子會更甜啊！高海懷着無比愉快的心情走進了鄉政府。

在臨時召集的幹部會議上，高海把李早娘反映的情況講完，分隊長沈興說：

“我想起來了，沈朝权燒死了的那些日子，他老婆口口声声說要嫁人；可後來却不声不响了。”

小隊長沈忠也猛然記起了一些事，他接着說：

“噫，今年清明，她沒去掃墓。前兩天，我从沈朝权墓旁走过，周圍長滿了一尺多高的雜草。”

“大家的意見很寶貴，我們要提高警惕。”鄉治安委員提出自己的建議：“对沈朝权老婆的問題，我的意見最好分工一下，監視她的行動，找尋線索，把事情弄個究竟。”

會上，大家沉默了片刻，民兵隊長沈高海从口袋裏掏出烟盒，捲了一支烟，輕輕地吸了一口，說：“从同志們談的情況來看，沈朝权的死有疑問，我們应立即根據線索追根，不能絲毫麻痹。”

最後依據地區情形，大家分了工，各自走了。

這一夜，高海在床上，不知翻了多少回身，總睡不着……

朋口鎮墟日，高海到供銷合作社買肥田粉。他从墟上走

過，一眼就看到沈朝权的老婆。她買了一些東西，又從小攤上拿起一包黃烟，高海一雙尖銳的眼光盯在這包黃烟上。但他立刻轉過身，退到旁邊的一個貨攤裏，目光透過來往的人羣緊緊地盯住她。先是她把黃烟放進籃裏，忽然又連忙藏到身上，那神色竭力在裝得很自然。高海看她穿過人羣走遠後，匆匆買了肥田粉回來，悄悄地溜到李早娘家裏。

李早娘一看高海，喜出望外地說：“我正要找你呢！”她跑到門口望了望，掩上門，在高海旁邊的椅上坐下來，低聲地說：“昨天晚上，半夜時分，我肚子痛醒了，忽然聽見屋後有人走動，我從壁縫看去，是沈朝权的老婆從後門走進去。”

“她房子的後門還有什麼？”

“五、六間堆稻草的屋子。”

“今天她到墟上，鄰近有沒有人搭她買黃烟。”

李早娘沉思了一會，搖著頭說：“沒有。”

高海點了點頭，走出李早娘家。路上他驟然感到緊張起來：為什麼不掃墓了呢？黃烟買給誰抽呢？為什麼半夜從後門回來呢？一連串的疑問在高海的腦海裏盤旋著。

高海沒有回家，先找鄉長商量了一會。兩人根據全部材料反覆地研究了一番，便斷定沈朝权沒有死，而且可能就在家裏躲藏著。必須把這個匪徒抓住！高海這人做事機智、果斷，他想：既然摸出眉目，不斷然下手，時間一久反會走漏風聲。當下就同領導上共同作了決定。

傍晚，鄉民兵基幹班在鄉政府集合了。隊長沈高海把任務講明白，親自檢查了槍枝、子彈。他把基幹民兵分成四個小組，第一組由他自己帶領，二、三組由兩位分隊長負責，基幹班長負責第四組。分配好任務，馬上出發。

一個月光明亮的晚上。

村裏的人都睡熟了。樹上貓頭鷹不時傳來咕咕渺咕咕渺的怪叫，潔白的月亮從山背露出半個圓臉來，照得水田好像鏡子一樣光亮；房屋、道路都看得很清楚。

他們走過一座木橋，進入巷道，黃狗突然“汪汪”直叫。沈興揀起一塊石頭，朝牠一扔，牠夾着尾巴躲到屋子裏去。約莫走了兩里多路，前面出現一片曠地，旁邊那間房子就是沈朝权的家，暗淡的燈光從窗縫透出來。

沈朝权的老婆正在屋內收拾什麼，準備上床睡覺，她听到外面狗叫得很兇，走到窗口探出头來望了望，這當兒，門環“嗒嗒”地响了。這聲音把她嚇得心裏“卜卜”直跳。

“開門吶！”

“誰呀？”

“是我，快開門吧。”

她听出是民兵隊長的声音，心跳得更厲害，但她尽力压制着，强裝鎮定。她端着一盞小油灯，一手拉開門門：“有什麼事，高海叔？”

“我們發現有逃亡匪犯走到鄉裏來，奉上級指示要搜查一下。”沈高海從容地說。

“那是應該的。”接着她又說，“你們查吧，我要照顧小孩睡覺。”說着，轉身走進房間去。

高海把一分隊長的小組佈置在大門口，指定二分隊長的小組嚴守後門，並交代他們要特別注意那一排稻草間，他自己帶領小組走進屋內。搜了一会，沒有發現任何可疑的跡象。高海根據平時掌握的情況，分析研究，立即轉过头來低聲地斷然地对基幹班長說：“搜查後門的稻草間！”

高海的電筒不停地四下照射，他目不轉睛地盯着這幾間

稻草間。第一間，除了零星地散着一些稻草外，空洞洞的。第二間上了鎖，高海的手電筒的光亮穿過門縫，透入屋內成了一條綫，忽然，一件什麼東西吸引住高海，他模糊地看到地上有兩個黑黑的東西，喲，是一雙布鞋。高海心裏驟然緊張起來。他轉過頭來，對一位民兵說：“其昌，去叫沈朝权的老婆來。”然後警戒地對基幹班長低聲說：“注意，裏面有人！”

基幹班長“卡拉”一聲，子彈上了膛，槍嘴朝着門口，其他民兵把所有的稻草間緊緊包圍起來。

沈朝权的老婆慌慌張張地走過來：“高海叔，這房間是堆草的，沒有什麼。”

“有沒有都好，我們要看一看。”

“確實是堆稻草的，高海叔……”她重覆了一句。高海嚴肅地切斷她的話：“我們要看一看！”她忽然哭喪着臉，尖叫了一聲：“我不開，難道你們欺侮我一個婦道人家嗎？”說着，嗚嗚咽咽地哭起來。高海立刻命令她道：“馬上把門打開！”

沈朝权老婆沒法了，她那顫抖的手拿着鑰匙沙沙地打在鎖頭上，“噼啦”一聲，門開了，裏面漆黑一团，當高海的手電筒照進屋內時，一個高大的黑影拿着一把刀，兇猛地衝出來。基幹班長眼快手快，連忙往旁邊一閃，黑影栽倒下去，高海和一個民兵，迅速地向前一個猛撲，抓住那人的脖子，其他民兵一齊擁上，把他捆得緊緊。沈朝权的老婆給嚇得要哭又哭不出來，臉上白得像紙一般，渾身顫抖。

隊長吩咐民兵們，把沈朝权的老婆看管起來。

圓圓的月亮斜掛西邊，已將近拂曉了。鄉政府辦公桌上的油燈還在一閃一閃的，微弱的燈光照映着高海那張嚴肅的、英俊的臉孔。他翻着本子，不時用筆記着，從口供了解：去年南亨村燒死的不是沈朝权，他老婆早知道丈夫由周明权介

紹到匪“閩粵贛自由軍總司令”唐宗部下，但在我剿匪部隊圍攻下，唐宗匪部雖已全部被殲，沈朝权却逃了出來，一度逃到寧洋縣親戚家中隱藏起來。後來，他又化裝叫花子，逃回家裏，潛伏活動。

東方已吐出魚白，高海心裏如同搬掉一塊石頭，踏着輕快的步子走出鄉政府的大門。当他望着一片綠色的莊稼時，不由地把自己那枝槍捏得很緊很緊。天漸漸亮了。

（原載一九五四年六月九日“福建日報”，

根据“中國青年”一九五五年第三期轉載）

陳麗華檢舉特務

新華社

在一九五三年的夏天，有一天一封用白紙紅格信箋寫的密告信，擺在廈門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長辦公室的桌子上，局長點頭笑了笑說：“這兩個傢伙羣衆也在注意了，蔣賊特務是逃不脫人民的巨掌的。”他拿起密告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信上寫道：

“王瓊瑤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做过后江埭火柴廠廠長。廈門解放前逃往香港，沒有正当職業。今年三月間由香港回來，四月間搬到我們這裏居住。這個人歷史不清，來廈後的言談及一切舉動與人民相反。最近，有一個自称是他的表妹名叫薛淑珍的女人，也由香港來廈。他們兩人行跡很可疑，在香港都沒職業，回廈後也沒工作幹，但經濟十分寬裕；而且天天早出晚歸，行動鬼鬼祟祟的。”

這封信是一位家庭婦女陳麗華寫的。

幾天以後，陳麗華見到了公安人員，她詳細地敘述了王瓊瑤、薛淑珍的活動。

王瓊瑤在一九五三年從香港回來，搬到陳麗華對面的房間住下。日子久了，陳麗華就看出了這個人日常生活有許多地方值得懷疑：王由香港回來沒事幹，為什麼天天早出晚歸？王沒有正当收入，天天上酒館吃魚吃肉，錢從哪裏來？過了不久，薛淑珍也到了廈門，自称是王的表妹，但他們為什麼又在一個房間睡覺？這一連串疑問使得陳麗華警惕起來。她想：這些事一定要弄清楚，如果他是壞人，就要報告公安機關。但怎樣知道王是不是壞人呢？於是，她有空就找王瓊瑤